五經疑義

五經疑義目錄

蕭山後學龍塘嚴天麟撰次
弟　大節校正

五經疑義卷之一

蕭山後學龍塘嚴天

弟嚴大節校正

易義二十七條

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之世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豈分為二聖哉孔安國以來皆曰圖授羲書錫禹於圖位上起義故也惟劉牧以大傳為伏羲兼取圖書蔡西山亦依違未決

河圖 是從微至著之理一陽生以漸至於盛而極則陰生於內矣一陰生以漸至於盛而極則陽生於

微矣此陰陽進退交互之體伏羲所由以畫八卦者
也一四二三皆為五六九二八三七四六皆為十而
居中五者陽之中十者陰之中此盛則彼衰此消則
彼長卒歸於無過不及而已故五十居中所以明中
道洛書縱横皆十五即河圖之為中道非有別義也
特發此例以顯其餘則陰陽進退隨所湊合皆可成
数此則陰陽互相交易八卦可變六十四卦之理也
否則豈足以畫天下之變耶並儒但據圖書位次異
同妄生意義則辭繁而理愈晦矣
河圖之生本只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人生水此自然之道也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以至於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但明圖位一三五七九爲天二四六八十爲地一二三四五爲生數六七八九十爲成數所水火木金土以別位以定數耳非五行生成之始與運行有兩樣也黄勉齋曰生之序即行之序造化一理此言爲是

數之所起本於奇偶因奇偶之得此以遞以數計多寡自一二而重之以奇加偶以偶加奇或以奇加奇以偶加偶自是陰陽錯綜倍加以至十百千萬若求其本則因奇偶之象所來也故數所以數象也但非

聰明睿智則不能一貫彰往察來以盡天下之變僅
祇推測目前而已
洪範九疇但言大法有此九類如中庸九經其中自
宜有序與洛書之關涉縱橫十五數皆歸中道與河
圖無二其曰天乃錫禹者謂天啓其衷使知此為治
天下之大法云耳何必強指所錫為洛書哉
伏羲畫卦只一奇一偶其義已盡奇之為一偶之為
一皆衆心體一者陰在陽中陽合陰為一也一者陽
在陰中陰分陽為二也陰陽交易其變無窮皆心體
自然以心體之陰陽[illegible]之神以一奇求陰陽

則爲不通之物神妙萬物物者形上之道物則不通者即形下之器

陽畫爲一萬物合爲一理陰畫爲一一理散爲萬物合一則物不見其有爲其體則實散萬則理不見其無爲其體則虛有無相盪虛實相涵此陰陽所以得中而爲道否則偏勝而爲器矣

自奇偶交互爲八卦是狀人心八德也純陽不爲陰撓乾爲健德純陰不敢撓陽坤爲順德一陽起重陰之下警悟發生震爲動德一陰伏重陽之下委曲收斂巽爲入德陽生而一陰未盡係戀和悅兑爲悅德

陰再歛而一陽未消貞固定靜艮為止德陽在陰束
為陰所揜則惕然危懼坎為陷德陰在陽中為陽暢
美則宣著闡明離為麗德此皆剛柔交錯本之乾坤
自此變化無窮重之以為六十四人心天道合一無
間作易者發明此理究其精微後世說易往往泥於
象數之末認氣為理豈為知易者哉
八卦所重在德六十四卦亦以卦德為重如蒙之險
而止豫之順以動履之說而應乎乾晉之順而麗乎
大明之類可見聖人畫卦皆以卦德彖傳罕有言互
體者言互體入於卒涼乃後世筮師一斷例耳

卦變皆以乾坤為主坤得乾初為長男乾中為中男乾上為少男乾得坤初為長女坤中為中女坤上為少女乾交坤坤交乾乃所謂變也伊川賁傳曰卦變皆自乾坤乾坤變為六子八卦又重之而為六十四皆乾坤所變也可謂明且盡矣朱子則又從他卦以變允剛柔往來者十九卦皆以卦變言之曰某卦自某卦而來有自一卦變者又有自二卦三卦變者於義倘係祇亂其支離耳

剛柔者立本者也剛柔之本全在初爻初爻剛則强凡任重者初皆剛爻也初爻柔則弱凡安常者初皆

柔爻也初者事之幾也故獨歸於此

易是四聖講明心學之書能健者心之德健而主變化者也以龍象乾以乾象心乾之六爻皆就惕之義言以易動吝凶之位故特以惕言即戒慎恐懼功夫也學者苟能惕然不息則乾道在我可以宰變化大本於此而達道行自然無滯是坤道之達順也今之論學者於此本體自然即信其流行而不假修為以為說則默舉任中道而不重乾之為主宰廢棄絕高入於空虛卑流於物欲故曰先迷若能乾以主之而坤從順之則易道全矣故曰後得主

剛柔之理盡於乾坤確然不屈乾陽之能主乎陰也是爲統天隤然無爲坤陰之不撓乎陽也是爲承天言乾元而又曰坤元非有二元也資始是幾之初發處資生是發之自然處資始則統陰資生則順陽觀始字生字之義則乾坤之情狀見矣

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心昏甚而天理未泯陽在陰中惺然自覺以爲受侮而與之戰主戰者陽也所戰之地在陰故其血玄黃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文言陽疑於陰必戰發明親切謂陽疑陰之侮已先儒誤以陰陽相敵爲疑則主

戰者陰不可以言龍失其辭義此不可以不辨

乾懼陰之易縱常以去惡為功夫坤賴陽之主宰常以順善為效[illegible][illegible]者以乾為功夫以坤為效驗天人一致[illegible][illegible]不差矣

一[illegible]性[illegible][illegible]能牽於欲則煩難故乾坤以易知簡能而天下無遺事蓋力所不能為而強為[illegible]難自我求之自我行之無假於人無待於外[illegible]亦不過一主宰而已何難之有事所不必為而[illegible][illegible]則繁任彼至之任彼行之無所撓越無所加增坤亦不過止順承而已何繁之有[illegible]

易曰象事知器又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象即器也自流行而言為象自凝滯而言為器象者氣之所通陽之無停機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器者象之所著陰之有定質處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故曰見乃謂象形乃謂器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日月星辰為象水火土石為形也日月星辰雖在天以其一定不易而言則亦地所成之器也水火土石雖在地以其迭遷不常而言則亦天所成之象也以象制器以器尚象形而上也象滯於器形而下也象器之別亦只在形而上下之間耳

易之爲教其要在占以知來爲重故曰占事知來又
曰不占而已占者所以考迹之得失也察之於幾故
曰知來吉凶悔吝皆本心自知之明幾之先見者也
此爲心之四德爲善則吉吉者心之安也爲惡則凶
凶者心之所不安也悔者心有悟而欲改自凶趨吉
吝者心有所恥而不爲自吉向凶皆天命自動不待
外求此心亦覺豈蹈禍幾哉蓋良心在人無有死時
此天命本體聖人作易以明其四端使人因此以復
其良心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吉凶同民如此
聖人作易只是發明剛柔變化之理伏羲畫卦理也

具足文王彖傳發一卦之義周公爻辭盡六位之情孔子之傳即今之彖傳所以釋文王之彖傳今之大象即是象傳所以釋伏羲卦體今之小象即是爻傳所以釋周公爻辭以序言之彖傳者一卦大旨當在前象傳次之爻傳又次之孔子所以明周公之易文王所以明伏羲之易四聖發明一理耳先儒以為四聖之易不同者蓋以說卦序卦雜卦皆非聖人之言繫辭亦有漢儒附會之雜不能辨其真妄故也

聖人畫卦全從心上見得此理故其象皆狀剛柔之德不待觀於天地萬物而后得也天地萬物者氣

也德所成之形也知德則天地萬物在其中與大傳
曰庖羲氏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而畫卦此春秋以後
學者之說故十三卦制器尚象多是意奏大爽聖人
宗旨后儒相沿此說往往泥易於象見免可以畫卦
之說亦是此意以此推測理亦可通然是遠人以言
道也易何由而明哉
大傳十三卦言制器尚象之義與希文本旨不合尤
不通者如豫本以順動為義乃取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是以和豫之豫為豫備之豫此皆鄙曾后儒各附
己意以亂經安得不以四聖之易為不同哉

陰陽者剛柔之象剛柔者陰陽之德其實一也說卦乃以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剛柔則分而爲二下又合之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所以自數支離之說此疑從繫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三句之義說卦豈聖人所作哉

朱子於往來順逆之數亦無意義舊說已往而利況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此說爲是

八卦取象如乾天坤地震雷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物性與卦德相合誠有意義若爲馬爲牛羊雉者

良耶臣父子男女長少之類或以性情形體名分亦各有取義其他如荀九家之說多不相似且尤煩瑣說卦傳信非聖人之言明矣

八卦成列乃陰陽之定體是為純卦因而重之以內三爻之卦重以外卦三爻是為六十四卦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又以本卦六爻重以之卦六爻是為四千九十六卦本卦為貞之卦為悔以此類推其变無窮此陰陽互交之情後天流行之用文王序易之所以為妙也先天卦中此变已具聖人作易率明此義洪範中稽疑之時已有並二貞悔之說則內外卦因重

之義自古有之特自文王發之耳康節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為八而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而又分為六十四其數未嘗不合然非因而重之意也重之則兩卦相為體用而義備矣伏羲八卦以陰陽相對成列其剛柔本體相摩自能相盪以盡天下之變初未嘗有先天之名所謂先天者自天理之本體言也以本體為先天則變通之用為後天矣後天八卦圖亦非文王所畫后人因文王之意而推明之耳方圓二圖亦后人所作緣因重之義而以之分配於天地也學者黙識其意而不泥於象斯可矣

乾龍潛見飛躍之義有自學之淺深言者如顏子之
於孔子有自時之用舍言者如舜之側微以至為帝
此皆易中所有之理六爻之義率有所取但聖人作
易本旨惟重卦德故每卦六爻發明德之始終本末
一貫分為內外二體本體言德之本原外體言德之
功用初言其幾微二言與長養三言其磨礱四言其
擔當五言其充盛六言其成功分言則體用顯微總
變雖有六位合言則其實一德而已故易中卦爻應
言相應者以剛柔合德非必初與四三與六決二體
分為兩人兩事也王於中正之德本自相應外體即

內體之所養成養成則發用大而為君德故於五爻常以君位言之以明其發用也自體達用從微至著一以貫之故君子進德脩業凡業之未成皆德之未至也無不反求諸己進德即所以脩業故君子之學專於求德而業則因德以成無賢愚貴賤其致一也如此則自聖人言可也自學者言可也自大行言可也自窮居言可也第德未成時未至則於潛藏處見其功夫三則動心忍性之時故以下三爻當之德已成時已至則於發用處見其實效上則功成身退之時故以上三爻當之所謂龍德而隱隱而未見者此

處功夫正當收斂隱微之中確乎不可拔耳若夫功用之盛則須自其充盛所自發者非可求之於著也此正中庸尚絅之義聖賢之切要者於此而即表見則為文著非為己謹獨之學故戒以勿用大抵聖人之言上下皆通不可執一以為與要君同時舍而求可行如大舜之在側微德淺而未可見如顏子之守博約必如孔子之還化然後可為見龍之用必如大舜之受命然後可為飛龍之用以此發明未嘗不可但恐所謂勿用諸得於顯明之地則失潛龍之本旨矣且易中爻位多假象以明義如蠱上九不事王侯

賁六五賁於丘園睽九五遇主於巷蹇六二王臣蹇蹇此類多矣豈真以其位在此而發那良以卦之體用顯微之變各有所宜而從位以明之耳

凡言敬義者皆本於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說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便可達天德此以功夫言敬義也易所云敬義以成德言也德成則本體中正不疑其所行而爲順故以言於坤之六二若以工夫言則云以敬直內以義方外主乎健矣朱子謂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此不知敬義之立而自直自方者易本爲

坤而發也若徒以敬直内以義方外為皆非則書所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亦不得為聖學而乾道無自強矣故敬義不互助處即坤之順逆安可外健以言敬義哉蓋敬從本合內外之道猶曰存心致知云耳敬即戒慎恐懼之功收斂此心反入於內故曰存心義即不睹不聞中之能分別事理者此在獨知處求致其精微自致知皆合歸於心初非有二也直者順其本體而無所回曲用之順而生在內故云直內方義因其定性而無所變遷體之恒而其制存外故曰方外此所以合內外之道坤之成德見矣

天道不已之夫惟在健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今之學者惟順其自然而不以健為主宰其不流於異端者幾希自然非初學可言自然則順矣此坤道也然字即人心同然之然其字義從火如火之然而不可過我自好之無待於外所謂自然也如此則乾之所為而曰坤道何也蓋乾剛之體常知常覺而有主外物無間之者雖事之所難亦樂於有為而無所苦所謂易知也陰氣盡開無一毫物欲之蔽此德盛仁熟謂之逹順健之至也無所事而以簡能矣能即能其所知之易陰退聽而成陽之能也故曰隂之

善皆陽爲之也繫辭論乾坤之德行而曰易以知險簡以知阻險者就危自惕之意阻者乾道之爲主者然阻者止息不前之意坤道之退者然也而皆謂之知則是知險者固此乾道之知而在坤知阻亦不外乎乾道矣

先儒論易論道率以陰陽氣化言之未嘗痛切於吾身心之學問余故於易惟究其剛柔健順乾坤之德而不執泥於象數之迹此易中大象之義也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illegible]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以臨之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觀之省方觀民噬嗑之明罰勅法賁之明庶政無敢折獄剝之厚下安宅復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無妄之以對時育物大畜之以前言往行畜德頤之以慎言節食大過之以獨立遯世坎之以常德習教離之以繼明照四方咸之以虛

受人恒之立不易方遯之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大壯
之非禮弗履晉之自昭明德明夷之用晦而明家人
之言有物而行有恒睽之以同而異蹇之反身脩德
解之赦過宥罪損之懲忿窒欲益之遷善改過夬之
施祿及下姤之施命誥四方萃之除戎器戒不虞升
之積小高大困之致命遂志井之勞民勸相革之治
厤明時鼎之正位凝命震之恐懼脩省艮之思不出
位漸之居德善俗歸妹之永終知敝豐之折獄致刑
旅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巽之申命行事兌之朋友
講習渙之享帝立廟節之制度數議德行[illegible]孚之誠

獄緩死小過之過恭過哀過儉既濟之思患豫防也之經綸蒙之果行育德需之飲食宴樂訟之作事謀始師之以容民畜衆比之以建萬國親諸侯小畜之懿文德履之以辨上下定民志

決之大象曰居德則忌朱子以為未詳此亦易曉即賁象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之義蓋決乃潰決之勢故以之施祿及下則可若脩身慎行則當補其闕畧隙漏不可肆無所忌故曰居德則忌

按此六十四卦大象言君子言先王言后言大人無不切於世事人身而非空談氣化以為道者且由七

象而變觀六爻皆能見天下之賾而盡天下古今之變故曰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時與道非有二也隨時即道也時有萬變而所以隨時者亦有萬變不可以執一也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然時有萬變而隨時者亦有萬變孔子之時不亦勞乎蓋時之萬變亦不過陰陽剛柔健順二端而已君子自強不息以法天厚德載物以法地法天以為主宰法地以為效驗則益之以千夫險之以和順學斯不差矣所謂聖之時者蓋如此學孔子之時舍易則何所據哉

書義一十四條

堯使鯀治水非不知其方命圮族也但謂[illegible]試以歎
心行之無不可入於善者此聖人不輕絕人之心至
於九載弗成雖堯舜之智不能徧物然民之心則爲
無窮如父母爲子求醫治病不期於效不止也此聖
人絕亦不已之心
當舜未舉之時共驩皆在朝共用此見聖人包荒之
量孔子所謂蕩蕩如天也然此時人才亦只如此而
堯帝求賢之心則無已得舜而授之以事三年之久
知舜之深心誠愛之乃曰汝陟大位此見聖人以得
賢圖治爲急有天下而不與也此豈共驩所歎[illegible]人

行說誘改寬治者多矣流放之刑所不容已於是從
大斷於至仁之中非佛氏慈悲之宗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舜亦只是寬仁之政未嘗輕於絕
人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若果同惡相濟其罪
稍輕故一放一流流者長流使之不返放乃羈置別
所使不得肆也即大學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然
逐亦無死刑故望其改過何嘗謀絕之乎三苗負固
難以兵征得分殺其勢非殺僇之也鯀之方命違令
不行其性急直乃稍抑之故名曰殛猶今之謫官使
討性也因殛而死非死罪也由是觀之聖[illegible]好生

用刑乃其不得已耳

干羽之舞伯禹征苗不服遂整衆脩文此但練兵備敵不事戰爭之事即軍中之器而教之干所以扞羽所以麾乃習兵以脩德之意後世以舜樂盡善因之以爲常舞若云特立此舞以脩德則迂矣七旬苗革亦以見古之禎也亦易化不亟疾而速

禹貢一篇其綱領節目嚴整有條但其中有雜以衰世之事𤦒石無所用錫貢非所宜木類亦遠而難致似非茅茨土堦唐虞之世所用者也

盤庚言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盆遷國重事非可

輕擧或以控夷狄或以避水患或以覲諸侯皆所以
利民也逸書言自契至湯凡八遷何其遷之易耶凡
此皆不足深信者也
洪範中亦有錯簡如三德一章以平康明正直之德
下四句皆足剛克柔克之還得中而已只此以盡三
德章下文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七字當爲八
政條八曰師之下誤入於與王食若如蔡註恐非人
君非薄自奉之意乃分田制祿重民食之義故謂之
王食王極條下有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句當在其條
汝用咎之下楊文恪公定本亦如此

西伯戡黎史記以爲文王事金仁山以爲武王事是也其書因誤徵子之前故遂以爲文王事耳仁山之言本於胡五峯呂成公而吳氏以戡黎在伐紂之時此言尤當蓋黎近紂都周兵豈得遽至仁山以爲武王觀兵於商戡黎既歸而后伐紂蓋此事識關不容髮以兵先往觀政將何爲者尚可以退歸耶

金縢一篇王文端公以爲僞作細玩以其有錯簡耳我之弗辟當依孔註爲致辟居東二年亦依孔註爲東征小子親迎依越絕書以爲周公巡邊天暴風雨成王迎之公乃爲詩以貽王未敢誚公二十字當在大

熟之下周公告二公至罪人斯得六九字當在未秋誚公之下其大意不當以管蔡流言爲疑周公有異心於孺子則其義可解周公之事豈不益明乎

夫生則治人死則事鬼况武王有丕子之責於天所賴以定子孫祐四方正當使之盡人道不可令即死也周公代之則公任事鬼之責武王當治人矣公自言其多才藝非以自誇蓋求代迫切之辭誠之至也卜三龜蓋一事而三變其情節如始卜武王之疾決卜周公之代死又卜用何醫藥得愈之類即洛誥之首卜河朔黎水再卜澗東瀍西又卜瀍水東之意若

三[illegible]則為[illegible][illegible]三人以[illegible][illegible]也
[illegible]入攝政即自武王時始武王[illegible]受命事皆委於周
公誅紂伐奄三年[illegible]其[illegible]凡五十[illegible]周公之功其
一第君臣之間[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之宮中之化
[illegible]太任太姒邑姜相繼皆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人皆信之
不惟宮中在朝如[illegible]公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百執事皆
[illegible]也在朝公信之矣武王[illegible]屬公[illegible]聖豈皆以天
[illegible]社其子[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然與[illegible]與于一聽於天周公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但[illegible]忠以輔成王教之以王成
之[illegible]誠自其[illegible][illegible]于時已能格其心矣成王又豈[illegible]

公有他志我若謂管蔡忌公專權而遂欲與殷叛
望恐必不為也為言管蔡流言非以周公不軌之事
搖成王亦非不知有周也乃溺於迂腐之論以為文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復事殷而武王即伐商未為
盡善故殷之頑民未協管蔡以周公為未必盡然不
若援孺子言其有貽害也乃欲割河北三分數一之
地復立武庚以慰人心耳當時天下皆以臣周而復
奉此議則竟成叛名為忠殷雖賢士大夫亦不能
不為之惑故大誥惓惓惟言天命卜稽之意以解之
謂武王滅紂本於天命非私意也是以商之[illegible]二十侯

于周服雖微子之賢無一毫憾周之意此武王周公
安天下之大義進則生死豈迂儒曲學所能知哉故
大誥之言無一語及於正名討罪之義止以解人心
不知天命之為重也不然則在廷者翼自宜決征而
以鄰犬為辭甚無意義此金仁山所以有不得不為
閉關自守之迂談也
多方言王來自奄說者以為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
又叛成王征滅之者非也蓋武王時周公誅紂伐奄
三年討其君而其地即封伯禽為魯國矣成王初年
所以至奄者為武庚叛也武王封其弟管蔡霍於[illegible]

畿之地使為殷監故謂之三監三監乃與武庚叛康叔封衛亦近殷地而力不能支周公懼殷東南與淮夷徐戎合勢亦恐奄之遺民或有不靖故奉成王至奄經暮三年東方始定即周公東征之事其詩所謂三年不歸者是也多士言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正指三監及殷耳非以管蔡兼商奄言也此聖人靖難安邦之大計序書者妄生意義以踐奄別為一事至謂遷其君於薄姑然則周公相武王伐紂者其君尚在其地何以即封伯禽也

岸與示衆以與刑謂明正其罪畫圖以示人者也流

宥五刑謂罪已無疑但情有可矜不忍加刑而以流宥之也鞭作官刑所以治官府故以示鞭策也扑作教刑所以治民庶用以示扑學也此皆罪之無疑者也至於金作贖刑則主罪之可疑者而言如事迹雖實而佐証未明亦不盡人情終為疑獄刑之則恐心不刑而宜宥之也縱惡故聽其贖一以治民一以裕國此亦仁義並行而不悖者也呂刑之贖疑罰乃本於唐虞金作贖刑之遺制非始創以剝斂者其百鍰千鍰大畧以別罪之輕重必非不量貧富而一槩取足觀其五罰之疑又赦以正於五過此豈專為開利者

耶聖人之教必嚴義利之辨若呂刑意在爲利則哀矜惻怛之語皆爲虚文何足以垂世範俗今攷此篇必穆王晚老悔其平日巡遊無度詠歛民財而天下皆急於利故作此以訓四方如漢武輪臺之悔乃帝王改過遷善之學也先儒不察疑之一字於贖爲宜而及罪以后世科罰利己殃民之事律之則失聖人訓述之大義矣

書序秦穆公伐鄭晋襄公帥師敗諸殽穆公歸作誓今詳穆公之辛當在秦人入滑之前不當在敗殽之後蓋穆公賢君也與晋文公同時而霸敗楚城濮會

王河陽圍許圍鄭無役不從此可見其為中國討者入滑之後報怨搆怨兵爭不息與前大異似非一人所為蓋自僖公二十年虞滅夏陽時百里奚始入秦即休兵息爭未嘗輕用民力穆公深與相合而子摯子桑輩皆勇悍之臣必相冒嫉穆公誤聽於是忽然至韓與晉交戰遂獲其君此雖勇力兵強而實歉於脩已睦鄰之道此穆公所以悔也秦誓之作疑即此時番番良士指百里奚也仡仡武夫指子摯子桑輩也冒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勇於自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自此之後真能改過故夫子采

書特録此篇自穆公得百里奚之後至僖公二十八年一戰之外未嘗用兵他皆與晉共成伯業耳世儒不察以入滑後兵爭之事皆穆公所爲而不能悔過不知穆公甚矣蓋自左氏誤傳穆公之卒在文公六年故序書者因謂秦誓作於敗殽之後稽之事實豈有合哉余故以秦穆之卒必在敗殽之前而秦誓必戰韓時之所作也此係夫子筆削所關故詳辨之

詩義一十三條

周禮太師言詩有六義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者意興不過後世體格之類若其大義[illegible]情之五使人以[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言可興可[illegible]可群可怨事父事君之事其多識亦餘緒而已六者非義也

左氏與詩序同出一宗故引詩多本小序季札觀樂言二南雅頌十三國風獨不言一[illegible]其餘國名皆小序所列也古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列國皆有風說者以宋王者後魯周公後故[illegible]得不陳詩而無風則宋魯之頌可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邶鄘紀

辥虞滕韓邪皆先王公侯各專一國豈盡無風不錄一詩耶蓋秦火之後書多散亡漢儒搜訪强足三百之數又多十一篇左氏悉祖述之謂其書作於秦火之前可乎

二南文王之化國風民俗之情也凡詩所刺非以正論而相告誡皆屬於風若雅者正也大雅則君臣面相訓勅奏陳之正事關朝廷故謂之大小雅則朋友面相交儆之正論也事在臣下故謂之小若頌則稱美之辭不特稱揚祖德於宗廟凡誠心事君而非僖史之泮水閟宮二詩皆以爲但漢儒所序或以

風而雜於雅頌或以雅而大小相誤有古詩散亡而
淺淫辭是數如巧笑倩兮棠棣之華皆古詩也論語
引之而今無其文若鄭聲之淫夫子在所必放而亦
入於詩此豈刪述本意耶有此左傳諸書遂有斷章取
義之說孝經禮記東漢儒附會亦多有此今觀學庸
論孟引詩多本詩意未嘗假借牽合如戎狄是膺荊
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詩者以為魯僖公事然孟子
嘗兩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
所膺也豈有人亦可以假借之理殊不知膺懲是不
忘於心之意承是以承旦聖之承后儒誤訓以應爲

尊以承為當謂周公無此事乃僖公之功而人不敢當者太失經旨若以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為孔子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為文王此有似於斷章取義然亦但以二聖之遭如二詩之慍耳非謂二詩可借以為二聖之事也今之禮家以鹿四牡借用於鄉飲正以詩篇失次誤以其義可以斷章而取也若斷章而取必而失之如此則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亦兩歌於三家之堂雅頌亦不必各得其所矣言所以故流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取以其得性情之正朱註乃以求之得與不得分憂樂則是憂樂因后妃而

後爲得其正也若未得而先思則爲罔想既得而即
喜則爲縱情豈得爲正余則以爲后妃在宮易事難
悅宮人非賢無由進御況太任主内宮中甚嚴故不
得其懽則憂其德之有虧見其内自責也得其歡則
樂其德之有合見其不敢肆也憂以反躬故不傷樂
以謹禮故不淫與性情之所以爲正也周公列於房
中孔子序於詩首與非脩身正家之本乎蓋春秋時
俗尚鄭衛之聲而師摯入官之初獨以關雎爲教然
其卒章音節已悉而聲氣和平終始一貫故夫子嘆
曰洋洋盈耳其所得於關雎者深矣朱子乃以嘗情

度之宜其以淫奔之詩收之辭之以懲創人之逸志其顛倒一至此也

孔子刪定之詩皆出於性情之正淫風逆德固不存之以起邪心至於稱頌亦必不取溢美之辭以長諂諛之俗如閟宮詩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則為魯僖公必矣公非賢君所以頌之者以其能脩周公之廟故美其事而祝其眉壽熾昌以行周公之政未嘗一語稱其實德如泮水者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則指其實德而明言此非僖公不足以當之故泮水非美僖公也以其

辭與閟宮大異耳然閟宮史克所作以其有周公之志則其性情亦正矣

六經各有體易道陰陽書道政事春秋道名分而詩道性情其旨與各經不同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然未嘗有道德字亦未嘗有性情字如二南者脩身齊家其旨也其言琴瑟鍾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脩齊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為含蓄言之者無罪而聽之者亦足為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假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

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
南有箕再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
則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齒牙存可堪
皮骨乾也杜詩含蓄蘊藉者甚多宋人不知法至於
直陳時事類於謗訕乃拾以為至寶又加以詩史
之名矣所謂史者記事記言如古之尚書春秋是也
昔人皆以為宋無詩者其以是歟
李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
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
唱余以此不過怨恨夫絕之詞若谷風去婦毋斯哉

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谷風優柔忠厚非後世詩人所能及也

先儒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夫好色未嘗不淫也此言為鄭衛詩所誤耳余以為國風道情而不淫蓋信鄭聲之必放決不能以懲創佚志也孔門童子於五伯尚羞稱之況鄭衛又下是乎

古今賦昭君者多矣惟樂天云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衆作以其戀戀不忘君也歐公明妃曲自以為勝太白而不及樂天君王安石則云漢恩

似淺胡自娛必生樂在相知心與如李陵降虜悖矣傷道而并心焉若杜子美儒冠甘餓齏麵青冥冷炙殘杯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溢於言表其為詩人之冠良有以也

魏鶴山曰發人倫之變當以三百篇為法若[illegible]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何人斯之為友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宗臣皆不相遇者也其責己也重以周而責人也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疎也若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之作不

怨其不倫鬼其太豪而無敬怒畏威之心如云茲雖最奇絶所欠只一死意甚不平又題韓文公廟碑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蓋文公初意惟冀諫行而隱其豈故爲詆許以求南海之行哉后世如去國一身輕似葉芳名千古重如山之類亦常八九此皆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孔子之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決於一去爲難也此但言其處變者若其處常夫子所云可興可觀可群者則忽可盡學在學者告往知來有乎心悟始可與言詩耳

羅景綸曰凡學者爲詩先須要自家胸次右人亦昨

其胸中不醇然正自不能掩如姦貪而賦廉詩仕進而賦隱逸詩豈能逃識者之鑑樂天曠達意軒冕人皆信之朱文公謂其實愛官職言及富貴處說得口中津津涎出韓文公說到勢利處亦然宋子厚河間傳到荒淫處令人掩面此皆心苗自露而不能自掩故楊誠齊曰古人之詩天也後世則人僞而已文昌曰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且觀國風多出於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其言温柔悖厚後世經生學士窮年没世亦未必能措其詞自唐以來嘔出心肝掐擢腸胃一生精力盡用於此

然非身親經歷自與口不相應時露心聲被人識破
矣詩豈易言哉
王震澤曰余讀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
感後世惟唐人詩或得其意如薛王沈醉壽王醒不
涉譏刺而其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
別而其意見於言外凝碧池塘奏管絃不言忘國而
其意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其意
見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其意見於
言外頗得詩人之意學者宜細玩之
詩固莫尚乎興然古先言語亦有專於興者若逝者

如斯山采雎鳩樂非興也但不檃括韻語耳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寓於彼義味相因而可推識非若賦比直言其事者故興多兼賦比而賦比不兼興古詩皆然如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因物而傷人情之薄送留者惟花燕而已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因烏燕而寓己之攜雛居此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鶺鴒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今詩以此推之三緯明矣

詩賦之體肇於虞夏其源則根於人心性情之微天

機之自不能已者虞歌卿云南薰擊壤自此及周二
千餘年上自朝廷郊廟之釋下及民俗閭閻之謠汗
牛充棟夫子精擇去取止於三百篇者以其切於人
倫關於世教以心而感心也故周禮太師氏以六詩
教國子弟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毛詩大序
所謂六義也風體如彼後世歌謠采諸民間彼之聲
樂主於達事情通諷諭若二南為風化之始謂之正
風諸國燕美刺則為變風雅體乃朝會燕享之章如
后公朔大夫五言七言古詩也主於述先德通下情
事有大小故雅有大小成康以上專於美刺其樂為

正以後爲美刺則爲變雅若頌體乃宗廟鬼神祭祀之樂章如后世古樂府諧律呂合八音奏於夷祖德告成功商周爲正而魯不當作亦頌之變者也賦者直陳其情詞比者託物以爲諭興者因物以興詞明此六義而三百篇大旨有條而不紊矣若其正義則在於得情性之中和詞氣包涵意在言外樂不淫而哀不傷事父事君可群可怨常變皆宜而已

孔子之作春秋有感於麟故曰麟經而意不在於麟也自太師采詩觀風之政不能行而天下無公論於是邪說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人亦不以為非而國史皆互相容隱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本意也孟子以為孔子懼作春秋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詩為心聲乃天機自動之真况愚夫小子閭巷歌謠無所避忌誠所謂口碑路碣故聖王采詩觀風以為巡狩之首政也其可以或亡夫詩亡而春秋謂之作者豈必盡出於魯史當時弑君辱國之事誰肯直書遺

魯弑皆書薨而殺皆不書可見矣孔子往來列國考古驗今皆得其實於外事豈肯容隱故懼亂臣賊子得售其姦乃作此書以明正其罪亂臣賊子之心必有所不安故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左氏乃謂非聖人莫能脩脩者以舊史有可據也孟子何以為作蓋謂春秋中事桓文皆可為春秋中之史史官皆可撰若其至要之義則非他人所能預也彼當時莫知孔子所以作經之意謂撥亂反正必有待於王者之興殊不知亂臣賊子之有懼心即王者之政行矣

學春秋者必先知其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
孟子下發明綱領者七家觀其大義思過半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
秋以道名分
董仲舒曰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善於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簒弒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王仲淹曰春秋之於王道猶輕重之於權衡曲直之於繩墨也舍是莫以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張橫渠曰春秋之書自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

子知之非理明義精者殆未可學也先儒未及乎此而治之故其説多鑿

程伊川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其活変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看春秋即可以盡道矣以傳爲按以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在示人如土工之事大小皆書之欲人君重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罪則春秋之大意立矣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

余則以為聖王治天下先德教而後明刑明刑所以弼教也若以春秋為孔子之刑書則似於一偏之論所謂道名分禮義之大宗者非歟若曰亂世用重典則先儒亦有此說君親無將趙有弒君討世子弒父誅心之法責備賢者之意則亦有之若專以為刑書則弼教之義荒矣

七家綱領之外余附以陽明先師之說尤為親切從

曰仁問春秋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乃歇後謎語矣夫子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說以困後學耶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必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又問伊川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之始末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亦世俗相沿之說未得夫子作經之意也如書弒君弒君便即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自天子出書伐國伐國便即是罪何必更求其伐國之詳聖人之經只是要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若一切縱欲滅理之事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

姦世故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孔門家法后世只講得一箇伯字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秘計純是一箇功利之心講來講去只做得箇伯術而已與聖人作經意思正相反如何與春秋義理得以相通

愚按古史簡略隨事記時而已若編年之書名為春秋者奉天吏而主賞罰周公之時王道大行刑賞不失在上者政教方興而在下者美刺皆當遵於法守風雅具存春秋何由而作耶時至春秋邪說橫流詩行又作弒父與君以為常事故孔子不得已而周流

天下國以行道為心其德容所感必關其政者亦將退以明道而作春秋之意已黙寓乎其中矣是以列國之事皆得其真亦何待乎左史以明耶雖周公復出不易其言矣且公穀左氏皆戰國時人趙孝王時有荀况者其學出於公穀左氏又出其後書中言臘者秦之祭名言酧者秦之飲名言庶長者秦之官名左傳乃漢初始出於張蒼之家蒼為秦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律厯乃與其徒掇拾所聞託為左史今觀三傳之言多與聖經不合豈可以此為先秦古書盡信其為得孔氏之意耶

書法凡例

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獎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為勸戒也故春秋為傾否之書學者通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變

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異者為變例有事同而辭同者為正例正例非聖人不能立變例非聖人不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義必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達權者始能通之

人君嗣立必逾年改元當國史臣必以之告廟秉筆史官必以之書策蓋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

元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然後大倫正矣故曰大居正不惟正其始且以正終也

私朝大夫例稱字列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兄弟例稱字貴賤附庸例稱字其常也或有例稱字斥而稱名者例稱人進而書字者其變也聖人按是非而定刑罰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通

凡兵舉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圍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

宗廟曰滅詭以勝之曰敗勇而俘之曰取輕行以掩曰襲已去而躡曰追聚兵而守曰戍以弱假強而左右之曰以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諱之也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也

滅國有三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紀時

君存稱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

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按此三諱於義未安臨文不諱此萬世之公義也不直則道不見夫子所謂父子相隱者惟以攘証父之失也為後世公論豈可違而隱乎

吳楚僭號卒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怨係鄭則突不稱國小白係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

春秋惡首亂善靜紛自誅亂臣賊子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救在遠國則罪西隣子突救衛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

凡闕文有因舊史而不能益者有先儒傳誤而不敢明者如甲戌己亥夏五紀子伯莒之類也君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賵葬成風不稱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夫子以大義裁之非闕文也

三傳左氏敘事見始末公穀詞辨求精義然皆有得失若胡傳則事按左氏而義取公穀之精者大綱本孟氏為奪微辭多以程傳為証得不當以程氏之說為已說耳

凡盟會侵伐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所以別首從也后世律例首從輕重之條皆發原於此

春秋總括

春秋始終曆周十有三王書十有二公始魯隱公元年即平王之四十九年終哀公之十四年即敬王之三十九年也

共二百二十四年間盟一百有九會九十七戰二十
有三侵六十圍四十四遷十敗師十有六伐二百一
十三制楚得失有七講武二
築八城二十有九內城二十三齊霸外城三晉霸內
城亦三時不時義不義皆書以見用民力為重
雩二十有一郊九牛災四亀疐着四
災異一百二十有二日食三十六星孛三雨雪無氷
大雨雹震電各三不雨七大水九大旱山崩各二地
震五無麥苗大無麥禾各一多麋螟蜚蝝生亦各一
螟三螽十星隕石六鷁退飛各一

宮室災六震廟一屋壞三齊大災宋衛陳鄭災一凡天灾大小皆書不原其所應以見天戒皆當畏也

桓文伯業

齊桓公在位四十二年自諸侯會於北杏而始圖伯同盟於幽而伯成再盟幽而天下同與大會葵丘則極盛而衰之漸也凡公之伯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北杏以平宋乱於鄄以歸功天子再鄄以長諸侯會幽以為鄭成再幽以服陳鄭會檉以謀救鄭首止以定王世子寧母以謀鄭葵丘以明天子之禁也諸衣裳之會也會貫以服江黃陽穀以謀伐楚二者亦

衣裳之會穀梁合計爲十一肩後盟洮以定襄王于戚以平杞難辟淮夷城牡丘以驅楚救徐于淮以謀鄫鄫而且衆畧四者兵車之會也十有五會有天子之事三焉于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葵丘序周公於諸侯之上首止不但不同盟帥諸侯以會王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之也然桓始終滅三國封三國滅譚以其奔不禮入不賀滅遂以柯會北杏遂不至滅障以襄公滅紀而障爲附庸猶未屬春秋書齊師滅譚齊人滅遂齊人滅障而其恥自見爲狄所潰而封邢爲狄所滅而封衛爲淮夷所病而封杞春秋書齊

師城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而襃貶亦各有所分矣
晉文公在位凡八年自得國之四年侵曹伐衛而始
伯春秋再稱晉侯者忿其報怨甚之也入曹而以其
君俾逆人暴而且竊其功雖多不足尚也自桓公亡
而楚陵中國執盟主在會者不能與爭戍穀逼齊合
兵圍宋而威振天下非有城濮之役則民皆左衽矣
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功高而道義則微故春秋所書
如此其畧至踐土之盟鄭服楚成天王下勞其要言
曰共獎王室毋相害也號令天下幾於改物晉文之
伯於斯為盛故天王下勞而不書自侵曹伐衛以

至不曾戰於城濮盟於踐土凡五書爵成其伯也以十一國之諸侯後會於溫雖以臣召君原其自尊之心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若踐土之盟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春秋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溫之會則晉為有罪而其情亦順春秋既為王諱而又為晉辭句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實蓋桓公歷年多伯業亦多文公歷年少伯業亦少然桓公之後不復能振文公子孫主盟中夏百五十餘年襄公遏三強悼公五會諸侯三駕剋楚平公七合諸侯其會大夫皆文公之餘伯也二公伯業其互有得失如此

首止踐土二盟

春秋書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蓋惠王將以愛易太子桓公合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惠王惡之使周公召鄭伯鄭伯何罪而春秋以匹夫之逃罪之蓋春秋道名分以大義為主首止一盟而君臣父子嫡庶之分明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承變之中鄭伯雖王命而非制命大義賢者守其常聖人權其變盟首止逃鄭處變而不失其中者也

又書公會晉侯諸侯盟于踐土蓋周室衰遲所存者名而實不及一小國晉文號令天下幾埒殷物此春

秋之名實也名存實亡猶愈於俱亡故天王下勞晉
侯于踐土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君道也父道也
晉侯以臣召君書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實臣
道子道也天下大倫皆存而不泯矣此二名之皆
善所以桓文為功之首也

孔子相魯書五事

定公十年會於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二年叔孫墮郈　季孫仲孫墮費　十四年石尚來
歸脤

春秋有五始

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五始總其大者

春秋事変之始

盟蔑私交之始　歸賵下交之始　祭伯來王臣私交之始　會于潛戎狄之始　入極大夫專兵之始　盟於唐盟戎之始　于宿專盟之始　鄭伐衛諸侯專征之始　州吁弑君書弑之始　伐鄭諸侯會伐之始　亦諸侯分黨之始　於城中城書土功之始　楚丘戎患之始　尨屋參盟之始　會鄧懼楚之始　于折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于莘荆猾夏之始

齊滅譚滅國之始　陳殺禦寇專殺之始　荆人來聘楚交中國之始　曹殺大夫專殺大夫之始　滅弦楚滅中國之始　晉秦圍鄭秦晉締怨之始　敗秦于殽秦晉七十二年佹爭之始　會承筐大夫特會之始　清丘大夫同盟之始　盟蜀楚與中國相準之始　鍾離會吳之始　公子友敗莒公孫茲僂陳公孫敖救徐魯三桓之始　作三軍三家分魯之始　會于宋晉楚同主夏盟之始亦諸大夫分從交見之始　公始楚諸侯旅見楚之始　十二國諸侯會于申楚專合諸侯之始　盜竊寶玉大弓治世臣

之始春秋事變至於治隱臣而標與必皆書之者謹始之意善者爲作始不善者則爲作俑可不慎歟

春秋書弑君變例

或問趙盾弑君許世子弑父此二項者世傳以爲春秋經世之大法也如真有王者作果將如之何說曰余著雅言嘗議此而未盡也夫聖王以道治天下則以仁爲主聖王不作而聖人在下以道教天下則以義爲主此因世之治亂而輕重其與非聖人莫能通也以仁爲主則不得不寬而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之至也君道之所當然以義爲主則君

親無將將則必誅此義之辜也弑逆之所必至況春秋之時弑君與父視以為常恬不知怪故孔子懼而作春秋乃先於賢者責備而立誅心之法以加趙盾立無將之法以加許世子設變例而非常法為之兆也若皆以此例推之則人皆可誅天下無全人矣故夫子於此又書葬許悼公以赦止原世子之心也不嘗藥與不討賊其罪豈惟當末減哉否則吳弑其君僚薛弑其君比通國皆可誅矣此則孫盛之春秋南執法也是豈曲學迂儒所能知以經而明經以變例而分輕重此誠先儒所未發也君子以為如何

春秋始于魯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按邶鄘以下皆衰世之詩也謂詩亡者周之政教不行於天下而王雅降為國風不得為王者之雅亡而天子不能巡狩列國亦不致陳詩以觀風上下皆亡而公論併息邪説暴行交作而天下無所畏謂小雅正月詩剌幽王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室東遷春秋乃不作於此者蓋先王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猶有誥命王曰歸視爾師諸侯來朝也謚為文侯

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兼其九
族有終遂兄弟之刺不撫其民有束薪蒲楚之譏晚
年流甚其母于親遺棄狄之難播遷流離略不爲戒
以天王之尊下賜成風諸侯之妾拔本塞源自絕甚
矣吾以春秋託始於此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終于獲麟

周敬王三十九年即魯哀公之十四年也春秋孫氏
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而棄之以賜虞人孔子
聞而往觀之反袂拭面涕淚沾巾嘆曰曰此麟也有
志者則至胡爲乎來哉因感而作春秋蓋因所感而

始卽以所感而終故曰絕筆於獲麟非文成而麟至乃感麟而成文也春秋非王者之事乎古先聖王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畫卦敘疇亦將使天必

奉天[illegible]刊

五經疑義卷之二

蕭山後學龍塘嚴天麟著

弟少陽嚴太節校

禮義二十七條

禮樂缺於秦火後大義遂乖學者各以私見為書集合考據何所不至又雜之以時君僭妄如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文盛然再倍可矣只鄉遂二處設官二萬二千二百他尚未及也財賦何足以充其祿十羊九牧豈可深信其書哉

周禮與孟子不相合其檢防周密故先儒以為周公

致然異之書朱子曰廣然周禮周家法度在此此必
後世之見觀古人也殊不察周禮所言皆自私自利
以獄民一事言之夫文王治岐之本意何休以為
六國陰謀之書胡致堂亦力詆其事甚切
禮記之所以雜者以其有虛無之說刑名之說儻僞
之說誇誕之說煩瑣之說刑名之說察此六失而後
夫子刪述之有未也然禮記之言雖雜其中有精得
聖人精處則過於周禮儀禮亦遠矣
禮記中有言小學者有言大學者如灑掃應對之習
仁義禮樂之教是也有言禮文者有言禮意者升降

揖遜之數恭敬撙節之宜紊也散見諸篇尚存古制
皆先王之禮經也自迂腐邪說雜之而正義不明耶
如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舜葬蒼梧之野之類皆
妄傳也文云合葬非古易葬非古若以為古無此事
則可以不合不易為古禮則不可此皆夸誕之言當
裁以吾心者節文而已
孔子不知其父之墓問於郰曼甫之母然後得以其
母合葬焉則孔子之母亦嘗見出於父也家語後序
乃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子思皆出故稱孔門
三出若叔梁出孔母又烏得以合葬耶據檀弓玄亂

子思嘗出妻而不及叔梁伯魚與序說不合又云孔子以伯魚哭母為甚子思不使子尚喪出母以為道汚則從而汚皆非聖賢之教然則三出之事豈可以盡信乎

儀禮亦戰國時所作大抵多雜以春秋僭妄之制古意或有存焉但詳於禮文器數而不言禮意苟求其意必雜記也

儀禮所以不得為古書者即其服制可疑如長子亦子也乃為服三年嫂叔於外而不制服故唐貞觀時兄弟之妻制服五月本朝於嫡長止服期年

父母之喪中庸以為貴賤一也孟子以三年之喪齊疏飦粥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古者通喪三年以齊疏為常衰在胸前特以斬別豈父斬而母齊之理乎以春秋衰世喪禮不行仕夫各以私意自便禮固不同如晏子父卒服麤縗斬其室老以為非大夫之禮則當時士大夫衰服各有不同禮家遂分別喪定禮耶若飦粥三年與孔子三年不安食稻之旨相同禮家乃以為既葬疏食練食菜果祥而食肉此亦因時異行著為定禮恐皆當以孟子之言為正

若二十七月而止者此短喪之漸衰世之制也其實

宣公新宮灾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生猶在寢可見不正於二十七月矣凡孫為其祖若高曾承重者皆斬衰三年以父母之愛同也臣服君亦然秦示大祭母也通謂之父母之喪

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以其鞠養之恩同於親母故皆服三年如繼母亦有育幼之恩服同庶母可矣若嫡以三年非所以重嫡也古人重嫡妾之別故不再娶無二嫡無以妾為妻亦訓其於繼母豈無所別此義不行而後世繼母如以陵嫡亦甚多矣况繼母既以失節夫不當同於結髮子不忍同於親母理也

古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九女天子之后諸侯之夫人為嫡其外姪娣及他女從者皆爲妾媵枋至班行序為嬪御貴賤有等所以正名分塞亂原也故禮無二嫡嫡先死以前班行之次立為繼室以攝內主之事大夫亦然程子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惟約終身夫婦豈有二人先死許再娶再嫁之約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為奉公姑主內事耳若大夫以上諸侯天子自有妃嬪可以供祭祀況以不再娶也此論甚正所謂大夫以下并庶士而言也士尚有媵則大夫可知士亦不再娶可也士與

矣若不得已而再娶則名為繼室但攝行婦事豈
宜就當嫡禮乎於此不能正名則其流禍為大故特
表嫡繼之辨
必立尸以祭而又必以童蒙為之故有抱孫之禮祖
孫一氣相通又當昭穆之次孫可以為皇父尸者此
也然而拜尸者父終為不順廢之可也若云神無所
依則如丁蘭刻木為母無不靈應然則主祭可也影
祭可也象祭亦可也同歸享於克誠而已何必尸祭
然禮無二主陳澔註禮記謂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
埋之此說非也蓋作主在於卒哭不在虞祔左氏云

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蓋始死未有主以木為重
而竪之以依神未有文也檀弓曰重主道也及葬而
有謚然後作主而徹重埋之易重之主即栗主也栗
竪可久刻謚以祔其禮主乎言矣豈非在卒哭之時
哉自公羊有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遂誤以為既葬反
虞之時先用虞主期年練祭之後又用練主是二主
矣殊不知卒哭之主即練主也蓋主因祔而作虞時
有重不必別作主豈又有桑主之名哉

制首言天子諸侯受地頒祿之制皆依孟子為說
文亦小哉而大義未失其後所言畿內畿外封國多

寡之說則不經矣

古者師不制服以恩有輕重不可以例定勢有順逆不可以必行孔子歿門人治任於三年之外子貢反築於墓側獨居三年則三年之內非即吉可知但不如親喪之宗憂耳故曰心喪若喪父而無服其他恩不如孔子與百家衆技之師例以三年則過矣况今子之父母如在則不當以純素衣冠凡有官守者服勞王事雖師之至於勢有所不行况後世君喪尚以日易月又安得於師獨厚哉惟在不悖師教耳

自古親親之恩無分於貴賤中庸註言喪服自期以

下諸侯絕大夫降其親親之義固有差等非謂尊者之服諸侯亦可絕也大功固不可絕況祖父尊於父乎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天子諸侯安得盡絕期喪耶中庸言期之喪達乎大夫則諸侯昆弟且不敢降況敢降祖服乎似失中庸之旨矣

月令本呂春秋雜記三代及秦事抄合為之中多先王遺制必夏時所行也但其青陽總章玄堂明堂別為十二室者為明堂之制後世誤說紛紛殊不知明堂者天子朝諸侯之堂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如舜南面而立雍也可使南面皆此義也明堂世

有分向四方按季各適一方之理如總章也向冬月
居之何以當寒風齊宣王時明堂猶在蓋周之盛時
巡狩遺址何嘗兼四時之制益明堂本為朝諸侯而
設京師方岳皆有之豈有不南面者哉
文王世子言武王九十三而終竹書紀年言武王四
十五金仁山以竹書為據但中庸言武王末受命詩
又言綏我眉壽則武王已老竹書亦不足信孟子言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武王時周公已攝政如此
老矣攝明堂位乃言周公攝自成王始成王元年伯
禽受封之魯成王亦已長必無抗世子法於伯禽之

[illegible]如有亦武王未崩時必不在成王即位之後家語言成王年十三即位則武王當八十一而始生成王成王又有弟應晉邗韓生於後恐無此理大抵多漢儒附會之言非聖賢經傳故特表此以示其疑

禮運以大道爲公大道既隱爲說此亦古今異宜之意但以爲大同小康則有薄禮之意此老莊虛無之餘見也檀弓言原壤母死而歌亦此類耳

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欲其不受天陽此拘儒之言厭勝之意耳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公穀皆附此義與禮記者同出一傳夫古制簡畧故社達天陽爲世

儀文漸備則社宜有屋行禮之時以蔽風雨若勝社之不廢則存之以為亡國之戒可也何必特為之屋示人以不廢耶有命者任為之耶

明堂位謬妄尤甚古者立不中門出入由闑左右門内止東西二階并無中階此乃云中階非也至謂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封以曲阜七百里命魯公世祀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祀禘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欲廣魯於天下諸侯尚夏礿秋嘗冬烝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又言天子之政

天子之廟飾皆侈禮不經豈魯之迂儒夸其國之盛美附會者多耶惟成王以公有大勳勞命世祀以天子禮樂一句似崇德報功之意程子猶以非況僭禮也甚者乎此見禮記之不足盡信也

樂說紛紛精蘊廣甚多但漢儒集會亦頗煩碎

聖人制廟祀之意三大義親親也尊尊也賢賢也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皆特立四廟以特祭高曾祖考四世之親所以親親也五世以上親盡當祧惟受命為天子始封為諸侯者廟為獨存太祖而不祧歲一合食於六親之廟非為君者不與所以尊尊也太祖以上

不能悉祀其有功德者特存其廟至七享而以太祖配之則謂之禘禘視其功德百世不祧特以祖之所以賢賢也禮家妄生意義以親為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嫡士二殊不知親親之恩定於高曾祖考而無分於貴賤雖士庶亦必祭四代親親之義無貴賤一也如曰嫡士二則庶民一乎豈有此禮貴賤之別惟在器數之間耳故特表之

周禮有冬至祭帝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之說蓋得之遂謂失其本意者殊不知天地有合祭合祭則總於成宗之郊有分祭分祭則地與日月之類同其

月而行之各有所宜也禮運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豈有地不入祭之禮但以周歲建子以子月郊天郊特牲遂以郊迎日至周禮時之若果以冬至祭天爲定宜乎應節郊矣夫何經常用者則郊非爲冬至而設矣若夏至祭地則以周五建午之月因以夏至爲祭地

古者大夫祭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閉藏曰門闔曰戶中霤者溜下之地流水所匯旋即天井溝洞之類五者士民之家皆有之但大夫得以時分祭庶民則歲終一合祭而已人皆本乎天豈可不報但

不敢專祭五行生育之神則亦天地之德也春秋二
社祭鄉合祭禮亦宜之
儒者之言多所本於時君守土需之心故戰國豪士
附會其說未必皆夫子之言
鄉飲酒義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三賓象三光四
座象四時此皆是儒附說鄉飲之義豈在於此後世
所以視之爲虛文也養老之中尤寓勸德之意耳
射義所言得古人制禮之意但稍入孔子矍相之射
子路公罔之裘序點辭人退去之言似攙家答夫之
說非孔門與人爲善之意若與人爲後者註解以爲

求勸死者之後則益近於俗皆俗言也
射義起於射獵聖人因天下之人以射獵爲生得禽
獸以爲食民俗已成於是因人情以爲節文內則奉
先養老射則正志而容因以養其良心失鵠則反求
諸己似乎君子此不得已之權教也射禮既廢選士
授官皆在於此此射禮之所由行而射義參及故附
言之書言鮮食蓋古以爲養而聖人以爲教后世文
因以備武事所係大矣但一藝而已哉
朝者諸侯所以事天子聘者天子所以懷諸侯諸侯
無自相朝聘之禮周禮大行人凡侯國交殷相聘世

相朝皆衰世僭禮觀春秋時皆小國朝大國而大國無報朝者大國聘小國而小國無報聘者故魯國朝聘皆言如可見其非禮之正矣不但諸侯自相朝聘為非禮雖王制所言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亦禮之所不可也然則聘禮所載皆衰世諸侯之制然外國往來節度之事則禮或有相類者耳